

再擁擠也無所謂了。日本翻譯警告我們，如果途中發生任何事情，我們絕不能試圖逃跑，否則就會被當場射殺。他們還說，任何試圖逃跑、並被抓到的人，都會立刻被槍殺或刺死。列車整整行駛了一天，在 10 日清晨抵達南京。到達南京後，我們下了火車，在車站附近的一個小公園裏等待，火車則被擺渡過江。在公園裏休息了幾個小時後，我們被押到長江岸邊，每次四百五十人，被塞進一艘小型渡船。渡江大約用了二十分鐘。到達對岸後，我們又被匆忙趕到鐵路場站，等待機車來掛接我們的列車。最終，我們重新上列車，大約傍晚六點，又繼續上路。

食物方面，我們帶着在營地麵包房烤製的壓縮餅乾，以及 1945 年 3 月初收到的最後一批紅十字會食品。這些食物至少能支撐我們在路上行走一周，不需要中途停下來煮飯。

逃跑的決心

5 月 11 日清晨，我的五位軍官朋友成功逃脫了。日本人並沒有告訴我們這件事，但我們知道一定發生了什麼，因為他們異常緊張，整晚都在嚴密監視我們，每隔十到十五分鐘就清點一次人數。那天早上，我們在徐州停靠。我主動請纓去打水，並從默里·李·劉易斯中尉那裏得知，前一晚有五名軍官成功逃跑。在回車廂的路上，我下定了決心——如果可能的話，就在今晚逃走。這將是我唯一的機會。

我和麥柯里、查爾談過，問他們是否願意和我一起走。他們都對我說：「不行的，比爾。外面太黑了，你會被抓住、被打死的。」

就算你真能從窗戶出去，在火車高速行駛的情況下跳車，又不知道落地會撞上什麼，風險太大了。別忘了，比爾，車廂裏離你只有三米遠的地方就有四個守衛，這完全行不通。」但我已經下定決心，知道這是只有眼下，永遠不再會有的機會。就逃跑而言，這已經是我所能遇到的最好時機了。我也清楚，這可能會要了我的命，但我不能讓這個機會溜走。再說，出其不意是任何成功行動的關鍵。

我們在徐州停留了一整天。白天又有一次去打水的機會，我再次志願前往。這一次，我問我的一位朋友，傑克·埃爾南德斯是否願意陪我一起去。路上，我回頭確認沒有人偷聽，然後問傑克是否願意和我一起嘗試逃跑。他答應了，於是我們約定當晚行動。我們把計劃告訴了麥柯里，他表示會盡力提供幫助。

那天夜裏，日本人加強了防範。他們停下火車，把所有窗戶都推了上去。這些窗戶是鋼製的，靠在兩條鋼槽之間上下滑動。要關窗，必須從車廂外面往上推。當他們把窗戶完全關上後，我們大聲抗議，說這樣根本無法呼吸。最後，他們才把窗戶放下一點點，並在下面塞進木楔，防止窗戶繼續下滑。

這仍然讓逃出去變得很困難，但我知道，只要用力把窗戶往上推，木楔就會掉下來，窗戶也就能重新滑下去。車廂外面有一道小小的鋼製凸緣，可以在緊抓鐵欄的情況下站在上面作為支撐。

大約晚上十一點，我開始用鉗子撬窗戶。車廂頂上掛着一個鋪蓋卷，正好擋住了我上半身的一部分，讓我可以和窗戶搏鬥。每半小時，守衛都會清點一次人數。有一次，他進來時用手電照了我兩次。顯然他起了疑心，因為第二次，他把光停留在我身上好一會兒。我知道自己處境危險，於是假裝只是空氣不夠新鮮，然後轉身

坐下。當我坐下後，守衛關掉了手電。我在黑暗中等了幾分鐘，然後湊到坐在我對面的傑克耳邊，告訴他我覺得自己被盯上了，最好暫時停一會兒。傑克建議我們換位置，因為守衛懷疑的是我，而不是他，他覺得自己可以在不引起注意的情況下把窗戶弄開。於是我們換了位置，他立刻開始動手。

我們事先和麥柯里商量好，由他負責盯着日本守衛，掩護我們幹活。他的位置就在隔開我們和守衛的帶刺鐵絲網旁邊。

我坐在他旁邊一碼遠的地方，而正在撬窗的傑克離我只有四英尺。麥柯里和日本守衛之間只隔着兩英尺，而守衛到傑克那邊的距離也不到九英尺。其餘守衛則躺在鐵絲網另一側、靠近另一端囚犯的位置睡覺。在我們行動期間，麥柯里一直在抽煙。當他吸煙時，煙頭的微光會照亮守衛的臉，他就能藉此判斷守衛是否正看向我們。如果守衛朝我們這邊看，麥柯里就會伸手碰我一下，我再去碰傑克；當安全時，麥柯里就會再次吸煙，這次把亮着的煙頭朝向我們。這就是我們臨時設計的信號系統。我坐在黑暗中，等着傑克把窗戶弄開，心裏開始發虛。我想到如果被抓住會發生什麼，水刑、刺刀、捅刺、槍殺。就在我胡思亂想的時候，我突然想起那天早上讀過的一本書。那本書屬於坐在我旁邊的朋友查理·梅伯里。我當時隨手翻了幾頁，在某一章末尾看到一句話：「克服恐懼的最好方式，就是直接行動。」當時我覺得那句話彷彿是為我寫的。現在坐在黑暗裏，它更是直擊人心。突然，我感覺到車廂裏吹進了一陣更涼的風，我知道傑克已經把窗戶放下來了。幾乎同時，我聽見他低聲說：「嘿，比爾，把鉗子遞過來。」我把手伸進褲子裏，摸到那把珍貴的鉗子，迅速遞給了他。

沒過幾秒，我就聽見他低聲說：「一切都準備就緒了，比爾。」一聽到這句話，我的心就狂跳起來，因為我知道現在已是背水一戰。如果此刻不走，我們肯定會被發現，而懲罰必然極其殘酷。我彷彿已經看到守衛發現打開的窗戶和被剪斷的鐵絲，隨後來到的混亂、停車、徹底搜查。即便暫時沒發現少了人，折磨也一定會開始。日本人總是能把事情查個水落石出。這些念頭在傑克耳語後的短短幾秒內，全都在我腦中閃過。我強迫自己從這種緊張脫離出來，並開始行動。車廂頂部內側掛着一排鐵環，我們把鞋子綁在這些鐵環上，每個環上綁着兩三雙。我發現自己抓錯了一雙鞋，但已經沒有時間猶豫，只能將就穿上。我拿好補給，挪到傑克那邊坐下，開始穿鞋。那雙鞋大了我整整兩個碼。我忍不住想，第二天那個拿到我鞋子的人，穿上一雙小了兩個碼的鞋時會是什麼心情。我飛快地繫好鞋帶為接下來的動作節省時間，腦子裏不斷想像守衛突然照亮手電、開始點名的情景——眼看他就要這麼做了。我一直祈禱自己不要卡在窗戶上。麥柯里監視着四名熟睡的日本士兵，比爾·泰勒和傑克·赫爾南德斯在半夜從貨車窗戶逃走。

我站起身，輕輕拍了拍傑克的胳膊，說：「我先出去，傑克，我出去之後你再把補給從窗戶遞出來。」我弓起背，把手臂、肩膀和頭先伸出窗外，用空着的那隻手抓住窗戶裏唯一剩下的那根鐵欄。有那麼一瞬間，我以為自己出不去了，但下一秒，我成功鑽了出去。我把身體完全拉出窗外，然後慢慢放到窗下大約三英尺處的一道一英吋左右的鐵製凸緣上。夜色漆黑，只有星星在閃，我看不到下面的地面，整列火車彷彿漂浮在黑暗中。

我知道傑克在加快動作，幾秒鐘後，他把我們的補給遞了出

來。我接過補給，儘量把自己移得離窗戶遠一點，一隻手抓着車廂，另一隻手拿着東西。不久，傑克也從窗洞裏擠了出來，我們兩個人就這樣掛在行駛中的火車側面。那一刻，我突然無比渴望回到車廂裏。我們既看不清要跳到哪裏，也不知道火車究竟開得多快，雖然我估計速度大概在每小時三十五到四十英里之間。我告訴傑克我應該先跳，因為我在他後面。如果他先跳，我很可能會直接砸到他身上。我牢牢抓住補給，身體儘量向外盪開，然後鬆手。在空中彷彿懸停了一瞬，接着我撞上了地面。那一剎那彷彿永恆。我覺得這大概已經是最接近另一邊的感覺了。隨後我重重落地，左腳傳來一陣劇痛，我順着鐵軌旁的坡滾了下去，最後猛地停住。我躺在原地，直到火車完全被黑暗吞沒。四周突然安靜下來，冷風變成了微風，輕輕拂過我的臉。我看着列車遠去，再也看不到車尾那兩盞紅燈，心中一陣狂喜。

我率先跳下，赫爾南德斯緊隨其後。我們兩人都受了傷，但赫爾南德斯腿部骨折，隨後被日軍重新俘虜。當時我們並不知曉，自己逃離的地方竟緊鄰着日軍的一個大型營地。

意識到不能久留，我猛地站起來，但立刻又坐了下去。跳車時，我傷到了左腳踝。我慢慢站起，把體重壓在左腳上，判斷它並沒有斷。突然我意識到，我的補給袋不見了。「該死，我把它掉到哪兒了？」我迅速四下尋找。就在這時，我觸動了一根信號鋼絲。這根鋼絲被緊緊拉在軌道枕木之間焊接的鐵環上。當我碰到鋼絲時，我聽見線路兩端不遠處同時傳來狗叫聲。我撿起食物和水壺，急忙跑向傑克所在的方向，卻又一次踩到了鋼絲。我抓住傑克的胳膊，低聲說：「快走，傑克，走！」我們已經能聽到遠處兩側傳來

的說話聲了。就在這時，我聽到了這輩子都忘不了的一句話：「我不行了，比爾，我覺得我的腿斷了。」

一股令人作嘔的絕望感湧上心頭。我蹲下身，輕輕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讓他躺好，說我看看能不能把他的鞋脫下來減輕疼痛。

我脫下他的鞋，摸了摸他的腿和腳踝，立刻明白了——我們走不了啦。他的腿或腳踝確實斷了。我心想：「為什麼偏偏是傑克？」周圍黑得伸手不見五指，幾英尺外什麼都看不清。傑克說：「你得走了，比爾。我們兩個都會被抓住的。」我告訴他：「我們一起走。」過了一會兒，我把他背起來，向西走了幾步。我們還沒走出二十英尺，就一起跌進了一條大溝裏。後來我才知道，那是一條反坦克壕溝，深約十英尺，頂部寬約十英尺。我先爬上另一側，然後把傑克拉了上來。與此同時，我們聽見狗叫得越來越兇。我再次把傑克背在肩上，跌跌撞撞向西走了一段路。走了一小會兒，我決定先往前走幾步，再回來接他。走了幾次之後，我們來到了一棵樹下。我們意識到，狗已經越來越近了。夜色依舊濃得化不開。

在樹下，傑克說：「比爾，我們兩個都會被抓住的。你試試吧，也許你能成功。你沒必要留下來。」

過了幾分鐘，我做出了一個極其艱難的決定，獨自離開。這是我這輩子做過的最痛苦的決定之一。

自由與孤獨

我們都知道傑克遲早會被抓，所以我拚命地跑。我的左腳踝腫得厲害，雙臂鮮血淋漓，疼痛難忍，但我別無選擇，只能繼續走

下去。北風呼嘯不止。星光是我唯一的指引。我以北極星為參照，一瘸一拐地向西疾行。不久，我進入了一片我以為是麥田的地方。這時，我右側遠處傳來狗叫聲，我的心幾乎要撞破胸腔。我放慢腳步，但仍儘可能快地繼續向西行進。大約一個小時後，我來到了一條大運河前，我以為那就是內河運河。（這條內河運河從中國北部一直通到南京，在這一帶與鐵路並行。大東亞戰爭爆發後，運河的疏浚工程被迫停止。）我把所有不能沾水的東西裝進袋子，高高舉過頭頂，毫不猶豫下水橫渡。讓我吃驚的是，這條運河並不深，反而非常淺，水位還不到我的腰部。每一步都異常艱難，尤其是受傷的左腳，我幾乎每走一步都會陷進淤泥，泥水漫到膝蓋。水極其骯髒，毫無疑問帶着糞坑裏該有的一切污物，那股惡臭好幾天都沒能從我身上散去。

經過一番艱難掙扎，我終於到達了對岸，距離大約三十碼。我爬上岸，精疲力竭地倒下。我大概昏過去了幾分鐘，因為等我醒來時，東方已經開始泛白。我儘可能快地站起來，繼續向西南方向跛行了大約一個小時。走着走着，我回頭一看，發現遠處有五個人影從黑暗中走出來。我正身處一片高高的莊稼地裏，立刻趴倒在地，屏住呼吸。我的心跳聲大得驚人，我甚至覺得他們就算看不見我，也會聽見我的心跳。但他們從我左側走過，很快消失在視野裏。經歷了最初幾個小時的驚魂未定，再加上天色漸亮，我決定原地潛伏，等到第二天晚上再行動。那時，我吃了半塊應急口糧巧克力棒和一塊壓縮餅乾，從水壺裏灌了一大口水，然後開始脫鞋。這時我才注意到，我的左腳已經腫得很厲害，疼痛異常。

躺在那裏，我把整件事重新想了一遍，覺得自己把這次逃跑徹

底搞砸了。頭疼、腳跳痛，渾身冰冷潮濕，臭得要命。不僅如此，我還清楚地知道，自己仍然身處日本控制區，幾乎沒有脫身的可能，而水壺裏只剩下不到半品脫的水。但我也必須提醒自己，這正是必須承擔的風險。哦，生活在美國是多麼幸運啊，能擁有自由。在世界上，真正可以自由地思考、行動、祈禱的國家並不多。想着這些，我昏昏沉沉地睡去，睡得極不安穩，夢魘不斷。

我被腳上的疼痛和喉嚨裏灼燒般的乾渴驚醒。太陽正當頭頂，炙熱無比。我喝了一口水，感覺稍微好了一點。不敢坐起來，我幾乎一動不動地躺了接下來的四個小時。實際上，這是一件極其困難的事。先是鼻子發癢，然後是背部痠痛，接着腿部開始抽筋。很快你就會覺得，再不動一下就要發瘋。但你不能動，因為一動就可能送命。

上午我聽到兩次空襲警報，隨後傳來爆炸聲，還有一次，一架偵察機直接從我頭頂飛過。前兩個小時裏，我喝光了所有的水。接下來的兩個小時，我忍受着一種此生再也不要經歷的極度口渴。大約傍晚五點鐘，我心想這是背水一戰，於是穿上鞋，跪起身來，仔細觀察四周後，朝着一個村莊的方向出發。那時我估計，自己距離鐵路大約有七英里。